

瞬时邂逅永恒——浅谈土楼文昌楼空间的魅力

仲 玲

上海江南建筑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嘉定 201800

摘要: 本文起于一场邂逅,定格在那个圆圆的场地,圆圆的天际线,客家人聚集在一起,烧饭洗菜,拉话家常,喧闹又平静,突然那一瞬间心底生出一种神圣性,一种安宁,一种幸福感。追溯原因,这种安宁稳定可能是黄昏柔和的光线射在土楼一圈木柱廊上产生的序列感造成的,也可能是椭圆形的屋檐在历史中穿越到现代的几何美感产生的,也可能是旅行过程中偶遇一场动人的舞台场景引发的各种情绪在特定场所的共鸣和震撼。本文将试着从空间,从人的生活方式,从土楼特有的结构美感等方面来解释那一瞬间产生的永恒魅力。

关键词: 聚居、舞台空间、稳定性、历史感、文学性、现代性

引言: 历史上客家人多次因受战乱,外族入侵等原因南迁,粤赣闽地区是其中迁入聚居地之一,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聚居文化,而土楼就是客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中的文昌楼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福建省漳州地区南靖县田螺坑土楼群,建于1966年,住着黄氏家族客家人。

文昌楼是少见的椭圆形土楼,位于田螺坑土楼群(见图1)最低处,是其中最大的一座。文昌楼长径45.7米,短径34.5米,占地1288平方米,高3层11.8米;坐东北朝西南,高3层11.8米,为内通廊式平面,总建筑面积2210平方米,设两部楼梯,1个大门。一层功能是厨房和餐厅,二层功能是仓库,一层二层对外均不开窗,三层功能是卧室,对内对外都开窗。内院用乱毛石铺地,有1口水井。文昌楼不像其它土楼在内院又建了宗祠或其它辅助功能的房屋,内院很完整,是一整块干净空旷的场地,可以用来举行各种公共活动。



图1: 田螺坑土楼群(最前为文昌楼)

注释: 文中图片非引用,皆由本人拍摄。

作者简介: 仲玲,女,江南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从事建筑设计工作16年

联系方式: 上海普陀区鸿运大厦1208室



图2: 文昌楼椭圆形内院

大家在一起——聚居生活方式

在中国传统民居三合院四合院中,围合的内院也属于私有空间,离民居最近的公共空间出现在沿街的外门处,而一族一村公共空间多围绕宗祠庙宇戏台等在其它地方另建,人们穿过街道到达。而客家土楼将私有院落以及公共街道都消减了,很多的私有院落集合在一起变成了集中式的公共广场,公共街道则对应了土楼半开敞的周圈式交通联系廊道;这样的结构产生的结果,即是私有室内空间和公共内院直接相连,人们走出屋子,就进入了族群的大空间,这样的连接在心理上实实在在的告诉人们生活在一个大家族群体空间内。而这个对于个体家庭具有对外性的公共广场相对于整个大家族来说又变成了一种大尺度的“内院”,是大家一致对外的中心空间,当出现公共事务时,这个空间就自然承担了即公共又对外的功能责任,成为举行氏族活动,公共事项的场所。

而当今社会人们的家庭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分散,不再是土楼建立之初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模式;人们可以进入城市做制造业工人或者服务产业从业者等,部分人也逐渐在城市落户安居下来,乡村模式的积聚性被多元经济模式消解了,大族群

的公共性某种程度上也被稀释消解了。反应到空间上，土楼的原始居民变少了，中心广场空间也很少用来举行公共事务，多数时候略显冷清。

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晚餐时间人们聚集到了广场上，餐厨饮灶，广场像一个舞台一样又热闹起来。

舞台空间

黄昏时分，光线低斜照在土楼上，在广场上落下椭圆形屋檐的影子。而另一半广场和屋顶则被笼在金黄色的光晕中。

平整的中心空间铺满乱毛石，有一些上下水点（可能是后来加设的），人们在院子里接水做饭，三两人家，边做边聊。从这头说句话，不用太大声，那边就有回应。椭圆形的空间内自带回声，让声音也洪亮起来。光线是最好的黄昏，带着柔和的朦胧感，打在木色的土楼围廊上；环视一圈，一半在明处，一半在暗处，有一种戏剧化的张力。

这正是个舞台啊，灯光是最自然的天然光，瞬时变换；音响是自带回声扩声音效的围院音箱；椭圆形舞台尺度开阔，视野良好，上面上演着一幕幕生活的真实场景，餐饮厨灶正是生活这一场大戏的烟火片段；而四周的回廊正是360度回转的观众席，满足全角度观赏，站在二层和三层围廊静静看着舞台上的场景变换，宛若人在戏中，天为幕地为席，时移景易，天地都变成一场戏。

历史上有很多经典的舞台空间，最常见的便是各种传统村落中的古戏台，是村落中举行集庆活动的场所；古戏台一般布置在端部，面对着观众聚集的广场，舞台方向性比较明确；还比如云南丽江古城四方街，四面八方街道汇集到中心广场空间，这里即是广场也是舞台，纳西族人们一天劳作后在中心广场载歌载舞犒劳自己，同时也是举行其它欢庆活动的场所。相比之下，文昌楼椭圆形舞台空间可以做到360度全方向性，两边围廊观众席上抬起的全景视野观赏层次也更丰富，这在今天多元的观演空间舞台设计中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稳定性

稳定性的空间给人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进而引发人们平和，安宁的思绪。虽然不是一直熟悉的环境，却可以让人完全信赖这一空间，看看天中变幻的云，地上疏离的影，却会心生想和天地共度这一刻，保留这一瞬间的想法。虽然这一点也和个人当下的心情体会有很大关系，但有些空间确实有这样的魔力。

田螺坑土楼群被人们亲切的称为“四菜一汤”，虽是戏说，可“四菜一汤”本身即是一种稳定结构，一种在地利和土楼组团功能使用上取得的平衡。而文昌楼本

身椭圆形的楼体，屋顶和广场也是一种稳定结构，椭圆形是一种纯粹的稳态几何形，没有常规建筑主次分明的方向性明确的四个立面，椭圆形体形成近乎四向均匀的曲面界面，这也是稳定性的一种表现。从土楼外观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空间的结构系统，这种没有矫饰的真实感也给人一种亲切安定感。

而这一结构稳定性的围合空间给观者心理上难得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围合空间本身是有某种领域意识的，通过“围”进行了内外空间的分割，通过“合”增加了空间的防御性，从而清晰界定了空间的明确界限；这种感受在如今受到海量繁杂信息冲击的现代社会是很难得的。为了促进人们消费，商家和资本不断提倡多变的喧闹不停的信息刺激空间，人们在这些多变空间中不停的被动接受讯息却无法完全接收和感知，久而久之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疲累感，这是否造成了人们心底更多的焦虑呢？这是公共空间需要值得思考的。而文昌楼创造的稳定平静感是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参考的。

历史感

时间这一维度大部分时候难以被具象化，但在文昌楼，时间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可视化可触碰的实体尺度。你会从有缝隙的木质廊柱忍不住猜测“他”的年龄，会从斑驳的毛石铺地想起有多少人从上面走过。（见图2）这一时间你来到这里，这是一场邂逅，而多年前，很多人和你一样来过，将来以后，会有更多人再来一观你见过的风景。这种纵横穿越的感觉正是历史感本身。这在新建建筑中是很难体会的，因为这种感受正是来自历史本身，是经过时间琢磨雕刻过的，无法被取代。当今社会很多新的事物为了营造历史感，刻意用一些有“老历史”关联的物件，或拼贴或联想；失去了历史感最珍贵的真实性，而这正是历史感最重要的。

具体来看，柱廊天生是有时间属性的。除了时间在木材质构件上留下的时间痕迹，柱廊的秩序感引领着人们去靠近和发现；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柱廊都是历史感的重要元素之一。比如西方的帕提农神庙，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东方的故宫太和殿，晋祠孔庙等，柱廊都是重要的结构构件和形式构件。而土楼柱廊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形成一圈围合连续式的内廊道；这一圈循环往复的柱廊是对时间的一种具象化表现，如果你愿意，椭圆形的柱廊可以无限延伸下去，开端和起点都在定义它的人手里。这是一种参与历史的形式主义，具有一种无限往复的象征性。这主要来自于规律变化的廊构秩序感产生的恒一性，形成了一种时间延续的永恒感。同时在光影的辅助下，柱廊很容易具象雕刻出时间的尺度，用

一分一秒定义的刻度，让人很容易从某一瞬间拉回到过去，像是一次穿越时间的历史的跨越，这正是历史感空间的特别之处。

文学性

土楼作为独特民居样式之一，在当时已经形成了独立成熟完整的建造法式，包括外墙的砌筑，木结构的支撑体系，各层的功能使用，防御功能的瞭望口和射击孔定式等等。这些成熟的技艺得益于代代传统匠人的传承。这完整的一套法式技艺本身虽是匠人师傅在实践中口传身授，却是一套完整的建造体系，虽少见于整理成套的建造书面材料，但也是一种另类的文本结构体系；这种可传承的强适应性的建造文本我称之为客家土楼群体的文学性，具有文学的广泛性和统一性，虽只在部分省份的部分地区发展传播，却是在特定时期适应生存发展的一种氏族聚居模式的珍贵探索，具有在一定时期一定地理人文环境中可持续传播发展的特点。

除了建造体系，文学性体现在空间结构上。中心集体空间被个体的房间包围，这是一种向心性的结构，被一种力牵引着，所有的元素向着一个中心聚拢，土楼的几何平面很容易找到这个“力的中心”，也就是土楼的物理中心；(见图2)这种结构与形式的向心性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土楼建筑中，形成一种定式。即便是内院被宗祠建筑，被其它辅助功能占据时也是如此。这就像一种篇章结构，一环套一环，结构明确容易被理解，当从外界穿过环形的“墙”进入内部，内部又是室外环形院落，布置广场或是部分功能用房；从光感来说形成一种“明—暗—明”的结构；而“墙”本身即是功能主体，内部是最重要的聚居单元功能空间，这是一种明晰的文本结构，简洁有力。墙内因“墙”的存在防御着墙外，而人们生活在“墙”里，“墙”即是防御墙也是空间体，形成了多重防御的界面；像是一个多层嵌套的文本，根据观察立场的不同可以有多种释义。这是个体建筑防御外界领域的一种极致演绎，将功能本身变成防御的主体，是功能与结构主义完美结合的浪漫和智慧，正是应了那句俗语“好钢都用在刀刃上”，没有一丝浪费。

现代性

文昌楼的现代性体现在相比于其它传统土楼，文昌楼的空间更简洁更具几何形的美感，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广场完全独立出来，形成了一圈主体围合内院的空旷空间(见图2)。简洁的空间使得所有的几何形体都很完整，有完美的边界。椭圆形的广场，一目了然的柱廊，优雅的屋顶曲线(见图1-2)，当这些简单的元素以统一的曲率组合在一起把整个空间界面清晰的呈现了出来。越是简洁的形体越容易表现神圣的空间，这种感受可以参考希腊埃匹达鲁斯古剧场、我国的天坛和圜丘，现代建筑中如奥斯卡·尼迈耶的巴西利亚大教堂，很多伟大的空间并不需要繁复的结构，琐碎的装饰，相反越是清晰的结构越是容易让人产生深刻宏大的印象和感动。

简洁性是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在现代主义建筑中体现的尤其明显，空间是主导，其它元素用一种尽量简洁的方式来表现空间。正如现代主义大师密斯所说“少即是多”，让元素即是元素本身。主楼、环廊、广场、屋顶都是简单的椭圆形元素，立面可以理解为简单的三段式，没有繁琐的表现，中心广场作为单一纯粹的广场存在，没有建宗祠或者像有的土楼建内圈多层其它功能的建筑；屋顶构造也有一定的简化，这些简化让文昌楼有了一种其它土楼没有的纯粹感，空间震撼而开阔，简明的天际线带着几何曲线优美的透视感弧度，使得中心广场形成一种现代主义特质的公共性空间。

结束语

综合以上论述，文昌楼有一种穿越历史和时间的现代美感，用一种稳定的结构和形态承载着一种大家族的聚居生活方式，用近乎艺术化的舞台感中心广场空间展现它独特的美。文昌楼的空间、功能和结构体系的完美结合是建筑设计和建造的优秀文本典范，在今天仍然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WeiSu¹,Yalei Liu².太行上传统聚落街巷研究——以安徽歙县王金庄为例.世界建筑学报, 2022年第6卷第2期